



夜航船

■孙道荣

深夜的雨,声音尤其大,它将黑夜,砸出了一个个小窟窿,每一个窟窿里,坐着或躺着一个似梦似醒的人,他听到了雨拍打窗户的声音,那是梦的访客呢。

下雨时,世界安静了下来

下雨前,我听到了各种嘈杂的声音。

车轮碾压马路的声音,空调外机呼呼的声音,不知道从哪家院子里传来的狗吠声,打电话的声音,一个人忽然奔跑起来的脚步声,机器的转动声,虫鸣声,以及墙角莫名其妙的“索索”声……我被各种各样的声音包围,每天都这样,处处都一样,让人心烦意乱。

忽然起风了。风卷走了一些声音,像扫帚清扫掉落叶,刮不走的,风就试图用自己的声音压住它。风确实让一些声音消失了,但它也制作了更多的声音,风让一些原本安静的东西,也发出了嘶吼声,比如树叶,比如旗帜,比如阳台上晾晒的衣服。因为风的到来,我的周围,反而充斥了更多的声音,且杂乱,且无序,且东冲西突。

直到下雨了。雨一落,世界就安静了。

雨像水浇灭火一样,将各种声音,一一熄灭。它先是一滴一滴地落,落点精准,不偏不倚地砸在每一粒声音上,像一粒水恰好滴到烟蒂上,“扑哧”一声,烟蒂就灭了,那粒声音就没了。两个正在路边争吵的人,一滴雨落进左边那个人的脖子里,他摸了摸凉飕飕的脖子,刚刚准备喷发出去的骂声,就被掐灭了;雨还没来得及用同样的办法,让右边的那个人也住口,他正意欲以最犀利的语言回击对方,他张大了

嘴巴,雨滴见状,索性在风的帮助下,稍稍改变了一下飘落的方向,干脆直接钻进他的嘴巴里,他不得不本能地吞咽了一下,你看看,他的回骂声,就这样被雨轻松浇灭了。刚开始下的雨就是这样,像伞兵一样,从天而降,将一些细碎的声音,各个击破,一一捕获。

但这个嘈杂的世界,更多的噪声巨大且顽固,像熊熊烈焰一样,早就连成火海了,一声连着一声,一声叠着一声,一声盖住一声,一滴雨怎么能轻易将它们熄灭?雨有雨的办法,雨就一滴一滴连成线,一线一线连成片,一片一片织成网,铺天盖地,倾盆而下。大雨如注时,再旺的火也能扑灭,再嘈杂的声音也能全覆盖。雨越大,世界越安静。

雨将别的声音都浇灭了,只留下它自己的声音。

如果你身处一个原本就安静的地方,你能听到第一滴雨,砸到地面的声音。雨声不能将地面砸出一个坑,但它能将地面泼成一团湿,像一朵绽放的水花。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被噪声包围的,雨声要完全地盖住它们,湮灭它们,就必得是大雨,也必得下一段时间,那些噪音才能被彻底浇透。夏天的暴雨来得猛烈,它会将噪音和燥热一锅端,一股脑儿给浇灭,但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它来时,世界安静了,它走了,世界又立马热闹起来。春天的

雨就要缠绵得多,又细又小,像针线,像柳叶的尖,像睫毛上的雾气,这么柔弱的雨,似乎对比它强大得多的噪声束手无策吧?你错了,噪音能抵得住一滴春雨,也能挡得住一串春雨,但它如何吃得消三天三夜没完没了的春雨的绵柔?假如声音是有形的话,春雨不但能熄灭了它,一定还能让它像一颗种子一样发芽。落雨的春日,之所以尤其安静,就是因为所有的声音都在春雨的滋润之下,去安静地做着发芽的春梦了吧。

下雨时,并不是没有了声音。相反,雨天的声音其实更强大,雨天,你走到哪儿,都是雨的声音,你躲在哪儿,雨声就追到哪儿。如果雨全部落到了地面,那么,雨声一定是一致的,也是单调的。雨声怎么能如此没有层次感呢?它落在屋顶,让瓦片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它落在树叶上,让树叶发出“沙沙沙沙”的声音;它落在西红柿的叶子上,是“啪啪啪”的声音,落在快要成熟的西红柿上,是“嘭嘭嘭”的声音……雨跟风一样,让那些本没有声音的物件,都发出了声音,而那些声音,本来就藏在各个物体的身体内,雨只是将它们激发出来,释放出来。雨一定是将大地之上的一切,都看成了编钟,它派出雨滴去敲打它们,让所有的物件,都同时响起来,我们的耳朵分辨不出这些声音分别来自哪

里,我们便干脆省事地唤它们为雨声。下雨的时候,世界只剩下了雨声。原来的那些声音呢?它们被雨滴浇灭、打落之后,掉在了地面,更多的雨汇聚起来,将它们打包冲刷走,那些流动的水,发出滔滔的声音,正是因为裹挟了各种噪音呢。如果你在雨天喊一嗓子,你喊出来的声音,立即就会被雨打湿,被流水带走。

我才不会在雨天弄出多余的响动呢,我就喜欢雨天坐在窗前,或屋檐之下,安静地听着雨的诉说。下雨的时候,其实声音更大了,但雨声却不嘈杂,它能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心安静了,你才会觉得世界变得安静了。

深夜的雨,声音尤其大,它将黑夜,砸出了一个个小窟窿,每一个窟窿里,坐着或躺着一个似梦似醒的人,他听到了雨拍打窗户的声音,那是梦的访客呢。



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

万家灯火

■龙宽

站在故乡的旷野里,我一直想振翅高飞,像苍鹰一样翱翔在天空,以某种姿态来俯视我的故乡,有时候想想那是多么单纯的想法。天高地迥,物换星移,有些乡邻和我一样远走高飞。那些麻雀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固守着,不弃不离。

故乡最忠实的守护者

麻雀是一个在中国版图上分布很广的一种鸟。小时候,我总是以为只有我的故乡才有这种小鸟。我曾写信给外地的朋友,四处求证麻雀在他们家乡是否也存在?工作后我又四处奔走,天南海北走了一个遍,才充分感觉到麻雀的存在是多么普遍。

故乡的院墙最初是泥土垒成的,每年春天的时候,麻雀总是躲在砖洞里哺育小麻雀。你可以细心看,如果有麻雀总是在墙头上站着,抑或嘴里叼着食物的,那附近的墙洞里肯定会有小麻雀。你可以先趴到墙洞里听小麻雀的叫声,判定里面确实有小麻雀存在,然后轻轻地移开砖,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绒毛和杂草交织的鸟巢,里面那些没长出羽毛的小麻雀,便呆头呆脑地出来啄你的手指。这样的小麻雀不可以拿出来,没有大鸟的照顾它很快就会死去。我总是看到羽翼渐丰的麻雀才会拿,把它关在笼子里悉心养护。

麻雀就像乡邻一样和我们安然相处,偶尔去吃一下院子的鸡食,刨几下吊在房檐下的麦穗。稍不留神就有小孩子拿着弹弓飞射过去,吓得麻雀四

下飞散,落到院落的枣树上,静静地等人离开,片刻,又落满园子,洋洋自得地继续它们的美餐。

万事万物,相对而生。乡下有好多事情是因为有了麻雀才衍生出来,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稻草人。

故乡喜欢种植小米,夏天,浓郁的玉米吐穗落花,长出丝丝的胡须,挨着玉米的往往是小米,我们这里叫着谷子。一个个谷子头顶长出毛茸茸的果实,金黄金黄的,招惹的麻雀从屋檐下飞过来,站在低垂的谷子上专拣饱满的小米猛嚼。

这个时候,如果派专人来对付这么多的麻雀,真是没有精力和时间,盛夏的太阳晒得人们蔫头蔫脑,纷纷拎着凉席跑到槐树底下乘凉。于是,谷子地里便多了一个穿着破衣服,戴着帽子的家伙,被派遣到了谷子地里,一只手拿着鞭子,一只手拿着蒲扇,吓唬那些胆大包天的麻雀。

第一次,还管用,麻雀怯生生地看着这个老汉,唯恐飘摇的鞭子划破自己华贵的羽毛,只是远远地看,胆大的就飞过去,转一个弧度,逗引稻

草人来进攻。夏日的风飘摇着稻草人手中武器,一次次吓退麻雀的进攻。前几天,稻草人的功劳充分得到了展现。没有吃到小米的麻雀只好落到地上,和鸡抢食地上的草粒。但是过不了多久,麻雀就落在稻草人的身上,随风一起飘摇。

大雁长鸣着划过秋天的晴空,广阔的田野里呈现出一片土黄色。麻雀落在地上,分不清哪是黄土,哪是麻雀,这些大地的生灵投入母亲的胸怀,颜色是那样接近,以至于你走到它的面前,抬脚要踩上去的时候,麻雀展翅飞起,惊得你还一个劲地愕然。

鞭炮伴着雪花在空中飞舞,家乡的这些精灵一个个躲进房檐下的草堆里,缩着头,眯着眼,耸着肩膀,惬意地听着东家鞭炮响完,西家鞭炮再响;隔着隔壁冒二嘎在院子里自顾自地立正稍息卧倒;瞅着“王广林”将一年红纸、鞭炮搬进了小卖部。

这时候是捕捉麻雀的最好时间,白茫茫的大地上没有一丝可以吃的食物。我拿扫帚把院子扫出一个一米的圆来,撒上一小点玉米和小米,拿个筐箩

罩起来,然后找一个棍子,中间拴上绳子,把筐箩顶起一个夹角,然后扯着绳子的另一端引到屋子里,静静地等麻雀来食。一只、两只麻雀落下来,先是在筐箩周边转着吃,却不肯进入到筐箩下面,这个时候需要绝对的耐心,等大胆的麻雀进入筐箩的领地,轻轻一拉,麻雀就成了俘虏。

不过,我不伤害麻雀,而是把它捉起来喂,把小米用水泡软,或者将白面的馒头拿来喂麻雀。我认为,这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应该是麻雀最神仙的生存方式,可惜是我错了,经过我们笼养和白面馒头喂食的麻雀,往往过不了几天就蔫头蔫脑,我赶紧将它放出来。

站在故乡的旷野里,我一直想振翅高飞,像苍鹰一样翱翔在天空,以某种姿态来俯视我的故乡,有时候想想那是多么单纯的想法。天高地迥,物换星移,有些乡邻和我一样远走高飞。那些麻雀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固守着,不弃不离。

我觉得它们才是故乡最忠实的守护者。

■陈幼芬

下一任理发师,在哪,我不知道。也许,我根本就不需要知道,相逢贵在缘分,美好的事情来自磁吸一般的共振。何况,不需要和不知道,应该是两回事,前者带来生命的松弛感,而后者,令人迷茫。于是,我对头发们说:“随遇而安吧,美好的期待,值得礼赞!”

随遇而安的头发了

时间,是人最珍贵的资源,因为它一去不返。看,秋风已吹走夏的燥热,全城桂花飘香,四季也来到天高地阔的惬意时刻。

校园,经历初期的忙碌与喧闹,渐渐沉寂与安宁,师生都有了各就各位的秩序感。我禁不住感慨,精神之于人,何其重要。而呵护自己精神的领地,在于用细水长流一般的好感觉滋养于日常,又能顺应变化,和解于周遭。

“修就一番新气象,剪去千缕旧东西”,说的,是理发。近二十年来,我一直有一位固定的理发师,姓王,凡理发必找他。说不出特殊的原因,总感觉,我理头发,非他不可。当然,这种感觉,也是几次分离不适的体验固化了的执念带来的。

几年前,我把新家安在了城南,再要理发,得穿过整个城区,路远了不少,耗费的时间也比过去多了不少。我暗中鼓励自己,要走出舒适区,敞开放接受新变化,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包括理发。

在头发茂盛到不可不理的时候,我试着就近在一个看上去还不错的发廊,找了一位新的理发师,告诉他我的需求,希望从初次磨合中找到彼此的

好感觉。然而,事与愿违。在那个陌生的位置上,我如坐针毡,一股无名的焦虑,在剪刀的咔嚓声中不断升级,我甚至担心,他会不会一不小心,将我的耳朵开了花。我越全神贯注于他的技法,身体就越僵硬。我还忍不住一次次地指点他,哪里要修剪齐整,哪里又要小心打薄。那位理发师呢,本来笑容可掬,积极回应,渐渐地,神情凝重,不作声了。紧张,让他轻巧的剪刀无处下手,彷徨,让他手下的发型无章可循。空气凝结了,我俩不再说话,只有吹风机,诉说着他被顾客无端怀疑的委屈与无奈。

最后,付了钱,我头也不回地走出发廊,没有说再见。走在有风的街头,我丝毫不觉理发后该有的轻松,头皮像戴了一个假头套,怪异得很。我知道,不是理发师不好,是因为我太恋旧。本该对他说了“抱歉”的,但终究还是与糟糕的感觉一起,堵在了心头。

于是,下一次,心甘情愿地,路远迢迢赶去老地方,屁股踏实,身心安定。不用研究发型或染色,不用讨好地寒暄,静静地发呆,慢慢地呼吸,听剪子灵动声音清脆,感受穿过发间的指尖温柔。发丝轻巧落地,

发型露出端倪……互不辜负的熟悉感,真好。

然而,变化,才是世界永远的恒定,他离职了。离开熟悉的公司,开启中年创业的新人生,熟该祝福他的,但我的头发呢,怎么办?!

不能决定他人时,只能改变自己。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我不得不再一次开拓,为头发寻一个新主理。

他也是一位男性理发师,资深主理人,我鼓起勇气将头发全然托付,并吸取上一次的教训,给予足够的信任,不再坐而论道指点江山。看着他以自己的节奏动起了剪子,我尽量放松姿态,抱着接纳一切的心态,好奇地观望。

理发,是一项专业的技能,但在不同人的手下,会有不同的成果展现。比如这位,习惯先吹后剪,手法细致认真。头发在他的手里,像极了他的表情,一丝不苟地端正,失却了俏皮与灵动。理后初审,未见破绽,但第二天洗头以后,问题就来了。原来,它紧贴服帖的外表是假象,内在结构却散漫凌乱,没有层次,像一个内核不稳的孩子,一有风吹草动,就丢了根基失了正形,打理起来颇费周章。

又是一次糟糕的体验!关乎技艺,与安全感无干。

一个月过后,头发又长了。我再次联系王主理,希望能约到理发的时间,丢了型的头发,急需矫正。多年的老主顾,王主理也有牵念,于是,我的头发又回到了熟悉的氛围。手法纯熟,如行云流水,毫末技艺,修成了顶上功夫。一如既往的满意,令我倍感珍惜。

如果说,技能是男人,艺术是女人。我的理发师,就是富有灵感的匠人,他将两性优势,完美结合在了我的头发上。我与理发师,一年平均见十次,一次大概一小时,多年来,已成为一个稳定的存在,且保持在一个不远不近的最好距离。

习惯了拥有,随时可能失去,我的心里,生出一份怅然。武志红说,“散乱了的,心是不幸福的。”对于理发这个事儿,何去何从,竟也生出些许散乱的意味,犹如终将散乱的头发。

下一任理发师,在哪,我不知道。也许,我根本就不需要知道,相逢贵在缘分,美好的事情来自磁吸一般的共振。何况,不需要和不知道,应该是两回事,前者带来生命的松弛感,而后者,令人迷茫。于是,我对头发们说:“随遇而安吧,美好的期待,值得礼赞!”

灯下漫笔

■杜群智

跨湖桥记

碧霄青天,星汉宸月,日尽夜来,问之世人,世人皆见月之明亮而不见星河之微渺。钱塘有湖,问之世人,世人皆知西湖,而莫能知湘湖之名。

明时有宾客云:“西湖缔约,如大家闺秀,故人所闻之。湘湖灵逸,如小家碧玉,故难闻于大方之家”,深以为然。余少年读诗书,早知西湖之名,漫步苏白二堤,见西湖之碧波万顷、人物风情、柳叶飘拂、鲜花灼灼、莺啼鹭飞,又见人烟如织,访古迹于今朝,寻先迹于旧址。熙熙攘攘,确如月之浩明,见于世人之眼。至若假期,人皆接踵而行,延颈而观。

丁酉年,余至萧山,始知湘湖。随意漫步于湖堤,青石小径,林木葱茏,而见一湖倾泻,远处青山黛眉,林鸟时见,莺啼有闻,波心见影,岛屿纵列,自然之景,撩动心弦。于自然之态,毕得心之静境,伫立其间,得以忘外物之休戚,得造物之精髓。寻径而慢行,余见杨堤之名,然不知其得名。倏忽见道南书院,拊掌而叹,莫非杨公时乎?其何蒙尘至此,而难使众人周知!祠内列杨公造湖始末,为十里八乡灌溉之用。呜呼,吾阅史书,知杨公文史兼修,德著功明,而不知其为县护卫百姓,目虑深远如此,至于今日,湘湖之水,仍可济萧山数日水需。贤人之以德惠民,彪炳史册,万民得其惠而名不显,深可叹也!

复前行,步于长堤之上,正见湘湖之跨湖桥。跨湖桥者,有载为明之孙氏所建,以一桥东西横跨湘湖而名之为跨湖桥。跨湖古桥为拱桥,时天青碧,波光粼粼,水映古桥,秋风拂面,一水深潭,站而思之,跨湖桥成,便利万民,而几经拆毁,至于今日,双桥毕现。世间之事,俱有生灭,穷达之别,有灭而复生,生而复灭,有生生不息,有灭而不生。万物生灭隐现,至于今日,湘湖有洞天象,不亦为人生乐事者乎?

灵山秀水,先贤圣哲,固为一湖之骨气飘逸。然则湘湖之魂,非唯如此,碧波河沙之下,有一古舟深藏,小舟一问世,名震八千年。文明初现,史书翻改。一舟之小,何其小也,湮没江河之中,深藏泥沙,不见天日,数以百年,历以千载,化为齏粉,难现人前。然此一舟,经千年之不朽,跨河波之无穷,灼灼明迹,终现人前,不以蒙尘自弃,而以静默待时。沙除舟现,震惊世人。八千年前,典籍空册不载,此地有小舟现乎文明之光。余见此舟,久久不去,念时光流转,数十年已可翻覆,人与物不可见久矣。此舟藏身淤泥,蒙尘八千年,一朝隐现,名动京华。世人皆欲趋近而观其流彩,察其脉络,似乎可拾千年之光华。寰宇之人,皆来惊叹,八千年前,竟有人居焉,有文明存焉,有粟米获焉。以一舟之微,而能于史册大光明之,不亦异乎?

星辰之光微也,然穹宇之曜曜,由乎于此。天有阴晴,方乌云遮罩,星辰隐蔽,不亦如古舟寄身泥沙之间,人之蒙尘乎?然藏身泥淖,不改其心,藏机待时,终能现乎人前,一如跨湖之舟。余见其事而心有所感,故书其事,以为之记。

湘湖诗会

■金萍萍

慢(外一首)

我们各行其道,错过了
千足虫敞开的肚子
遇见了红黄白绿紫
穿着大自然的彩装
呈现出石蒜、鹅掌楸、棕竹
山麦冬、牛筋草、美人蕉
一群大自然探秘者
迷途不返

偶尔车辆的驶过和竹林里的歌舞
都令山河震动
我挽了两箩筐受惊的虫鸣和溪流
山峰一样的石子比鹅卵石有态度
都一并劫走
看花皆是叶,皆为爷爷泡软的茶底

不如把终点都定为
蒲公英的信仰

我来回答你的“走快点”
山泥里罕见的贝壳会跟不上

山河相融

早起,让朝阳在体内运转
把昨夜的余晖压下
认真看一片叶正反力着下落
脉络抚摸大地时
秋意浓浓四散
点翠里开始深红
苍云绕墨山
虫鸣鸟啾应和
雨珠温热了芭蕉
手心里冷暖了四季
翠了薄荷绿
转身恨落日红
如嘴角慢慢隐现的婉婉
如今日的余晖尽朝阳起
山河默默在体内相融
我把山茶花藏在杯壁内
抿上几口
散了人间的小小郁结
热开了子然烟尘
燕归巢时,人便可在轻描淡写里
寂寥无声